

澳華新文苑

第1130期

(前言：艾班尼斯總理於11月4日至7日訪問中國，本文於10月29日寫出，其英文本隨即交給澳洲政府有關人員，期望澳洲總理能向北京當局交涉釋放楊恆均博士。)

楊恆均博士的意義

何與懷

楊恆均博士於2019年1月19日在廣州白雲機場被中共扣押，坐牢至今差不多五年了。他在獄中遭受折磨，身體越來越差，現已患上重病。中共當局應該馬上釋放他。我初識楊恆均是他在2005年4月悉尼華文作家協會舉辦的作品研討會上。楊恆均帶著自己的三本長篇政治小說《致命弱點》《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殺》來參加。我在網絡上瀏覽過他的作品，所以雖然第一次見面，便馬上雙手舉著他的三本大著，熱情地向大家介紹。我說：“真了不起啊，寫了這樣的三部書。”

後來楊恆均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這句話給他很深的印象。他還讓我很擔當不起，這麼說：“我進入澳洲華文文學圈，是因為有何博士的賞識與推薦；我進入學術界，也是得益於何博士的介紹與大力支持；在澳洲推薦我時評博文的，也是何與懷博士。但最終讓老師輩的何博士成為我志同道合的摯友，既不是文學，也不是學術，而是我們人生的經歷，對政治、社會的看法，以及對中國的關注與熱愛。”



2011年4月13日，楊恆均博士和馮崇義教授以及本文作者攝於悉尼Vaucluse區。楊博士曾於3月27日傍晚在廣州白雲機場被中共扣押，此時被釋放回家不久。

所謂推薦他進入學術界，是介紹他到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副教授門下就讀博士學位，並欣然給該大學寫了推薦信。他跟著馮博涉獵了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以他自己的話說，這對他的人生之重要，再怎麼強調也不過分。楊恆均2009年完成博士論文，標題是：“互聯網的中國結：公民記者和博客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影響”。他尚未完成博士學業就已經在中國實踐他的論文觀點，開始了一發而不可收的網絡時評寫作。

他在互聯網的諸多平台上開了十多個博客，在主頁標明“嫉惡如仇，從善如流”，還引用羅素的名句：“三種簡單但又極為強烈的激情支配我的一生：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的不堪忍受的悲哀！”這些座右銘足以表明他的志向。他在被中共逮捕之前的十年裡，在網絡上發表了數量龐大膾炙人口的時評，粉絲過千萬，成了中國非常著名的網絡作家並被網民昵稱為“民主小販”。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的文集有《家國天下》、《說中

國》、《黑眼睛看世界》和《伴你走過人間路》。當年，只要查閱中國以及世界各地一些主要網站，或在“google”等搜索引擎上打“楊恆均”三個字，就會發現，這個人以連續不斷而又觀點獨特的時評隨筆讓無數網民高度關注並引起激烈的辯論。在2015至2016年間，在楊恆均博士指導下，他的粉絲組成諸多取名為“羊群”的微信群，遍佈全中國五十多個大中城市，其活躍的程度加上隨之而來的越來越大的影響讓有關當局感到恐慌，最後被強力取締。

對中國那些攻擊他的人，楊恆均博士反復表明，他的立場是熱愛中國，期望中國進步；他的價值觀中包含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等等。愛國的立場讓他看清中國的國情，腳踏實地；價值觀他堅持不懈，永不放棄。最重要的是：他不曾為任何利益而背叛他這兩條準則。他沒有什麼可怕怕的。

中國著名作家和文學評論家陳行之先生曾發表《為歷史留下聲音——楊恆均的意義》一文，從多個方面探討“楊恆均現象”。他感贊楊恆均是“一個敏銳的觀察者、深刻的思想者，更是一個負有使命感的行動者”；他申明在他目力所及範圍之內，“在所有思想者當中，楊恆均作為一個海外學者毫無疑問是最敏感、最活躍、也是最堅韌的，更重要的是我贊同並欽佩他針對民主與自由、針對中國社會現實狀況、針對重要社會事件發出的聲音”；他還對楊恆均為什麼比其他思想者獲得了人們更多的敬重做出解釋，其結論是“他同時站在兩個世界進行觀察和思考，他從兩個世界的經驗對比而不是理論對比中形成見解，他有一種簡潔明快地闡述這些見解的獨特才能”。

正是憑借真知灼見，道德勇氣和生動文筆，楊恆均博士享有盛譽。他被世界多個網站多次選入全球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人們說楊恆均博士是一個充滿理想的現實主義者，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更因其文章最中心的主旨被廣泛稱之為“民主小販”。在和楊恆均博士交往的十多年中，我親眼看到他不但以文章宣揚普世價值，也以實際行動踐行普世價值。

這次艾班尼斯總理訪問中國，我懇切希望他能向北京當局交涉釋放楊恆均博士，把他帶回悉尼。(2023年10月29日於悉尼。)

“四十千”博物館的遐思

西澳平民

今年11月1日是澳大利亞政府決定給予四十千中國留學生居留澳洲三十周年紀念日。這是繼新金山時期之後，最大的一批直接從中國大陸來的群體，彙入此前“白澳政策”解除廢除後馬來西亞、越南和香港華人的移民潮，構成澳洲多元文化社會一個有特色的少數民族團體。他們已扎根在這個幸運國家。多數人隨即協辦家庭至少三人定居，其後裙帶移民人數應高於二三百人。歲月靜好終有時。當年最年少者已是中年，更多是六七十歲年長者，半退或全退，無憂醫保退休，安享晚年。與澳洲價值觀相向者，回首往事，必然青春無悔，無不慶幸他們家庭後代生活在一個充滿陽光大地的自由民主社會。

一代人有一代人記憶。面對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試題，無論如何，這個群聚而來並有共同情結的我們似應要交好答卷。到哪裡去，怕死或不怕死，幾無選擇，如同走快走慢，命數已定。而要能做些應做的告知後人我們從哪裡來。

作為普遍接受基本教育包括大學的一代新移民，我們以有別於早年移民前輩過客很不同，不僅表明我們堅定爭取居留而非臨居的信念，而且又能借助媒體報刊發出自己的聲音。華人歷史不再空白。尤其有活躍在華語文壇的一大批文人作者筆耕不綴。感恩明志。年初悉尼早組織活動掀開紀念三十年序幕。何與懷先生率先出版《嬗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反映這個文人群體的三十年風雨路；此前，二十周年時墨爾本出版《居留歲月》，一部更多反映爭取居留的史料大書；而這幾年悉尼持續出版《大地留印》系列，由個體講述他們的生活歲月的故事。它們都是新移民如何適應新生活而有所作為的寶貴經歷和有益經驗，示範榜樣力量，啟迪後來行者。

即便有文字有故事有史料，且體量極大，尤其互聯網微信微播加AI流行，我們似可安心無憂，自然想後代子孫能知道他們父輩從何而來。然而，嚴峻的現狀是，他們基本華語文字音，不應是他們不努力也不是我們不教學的過錯，而是他們本應成為母語社會成員的自然選擇，不同於我們當時要適應新社會生活那般拚搏奮力。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們自然融入，是我們奮鬥一生的最好回報。鑒於此，未來幾代人難免會問其父輩從哪來，除文字外，需要我們留下實物圖像，具象感知。建一個“四十千”博物館，自是應有之義。曾幾何時，當年我們“闖蕩澳洲”，經歷“五苦”，完成無身份無英語無資金無房產的轉變，自有豐富遺產留給後人。

博物館是實地實物實體。需要人力財力投資支持。建立組織及基金會，方可彙聚有心愛好人士，尤其需要培養協助我們第三二代有興趣早介入。事聚小成多，分散集中，從無到有。有此公益組織，便有凝聚力，物有所歸。物以稀為貴。近見有文友遺棄早年精心整理剪貼貼滿其報刊文章的大鏡框，既感慨又惋惜。我以為，每個人在臨終前，都會難免想到我們的過往和身邊的親友，也會惦記那

些難買實不值錢卻伴隨一生且難棄置的東西，願其有個好去處。知朋友有一個小木箱，伴隨他上山下鄉、留學英國、生活澳洲，卻不知能不能受到其後代珍惜，能想到最好的去處是咱們有個博物館。又阿森兄，臨終歲月期間，不僅臨摹華加索的畫，色彩艷麗，多達十五幅；而且醫院點滴治療時翻讀《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本他1989年便隨身帶來的書。“四十千”博物館若聚合此類文物，必使我們群體身份和精神風範張揚凸顯。物質富足不會讓我們忘記過去，消彌精神追求。

集物不難。若一人家一件，便有“四十千”之多。然而，大博物館難承受之重。因此，無妨各州組織，分而治之，互為補充，即便大城市有它三兩個也是多多益善，聊勝於無。至於“四十千”僅僅微標識，界定人數宜寬不宜嚴，跨度有1993年11.1和1997年6.13兩個決定期限包括最後一批超齡同學，與之相聯繫便是那些同一情結同一價值觀者，他們都屬於一個時代風潮的群體移民，樂於走向世界先進文明社會，有志成為心胸開放無芥蒂的華裔澳洲人，也是世界人。

凡事達成共識，才能有群體力量，才可迎難而上。悉尼墨爾本老哥大姐們曾是爭取居留的領頭羊，自知善始應善終，理應勇擔責任，把我們群體安居的歲月以建博物館這個實體店方式，呈現給生活在這塊大地的兒女們。若時機成熟條件具備，無妨早選址先建個紀念雕塑像，為“四十千”博物館開個頭。既安慰逝者，又啟示來者，健在者年終歲月有個感恩歡聚、交心換物之地。

人以群分。我們值得驕傲，因為我們是最早用腳走入文明先進社會並認可且享有自由民主體制的一個偉大群體。這是由非常特定時期而形成身份共識和民主情結的集體。否認無濟於事，遺忘不可原諒，脫離即是退群，背棄為群不齒。離開它，我們什麼也不是，或不過是個個體移民，即便成百萬富翁，也不過是那昔日曾經有錢人堆裡的一份子而已。我們以此共識情結判斷是非功德。每個人都因此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執念並貢獻大小，才成就這個群體的輝煌歷史。

個體雖渺小輕微，無論貧窮富有，有名無名，附著在這個抽象而實在有身份認同共識的群體裡，我們才不會如孤魂散居一地，那以青春芳華爭取居留歲月 and 主動安居樂業的行為為精神，方有永續價值。也或許到“四十千”博物館建成日，我們才可無愧於心地說：“那美好的仗，我已打過了；該跑的路程，我已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持守了。”

2023年10月10-14日

悼念你

沿濱
悼念你今天中國的大地
悼念每一個活著的自己
悼念那熱火朝天的青春
悼念那似水流年的秦皇
悼念那黃梁一夢的擁有
悼念那幡然醒轉的失眠
悼念那指鹿為馬的悲歌
悼念那掩耳盜鈴的喜劇
悼念那古聖先賢的崇拜
悼念那普天之下的死寂
悼念你今天中國的大地
悼念終歸會消失的神跡



悲情中堂
十載為相，有志難抒；四分無奈，二分良尚未泯，“人做天看”留哀鳴；一朝暴亡，真相何如？半疑惡病，半疑惡習，無疑身後有公評，“怎不是你”知民心！

1986年，也許是“李克強悲劇”的起點……

吳國光

半年多之前還是中共第二號人物的李克強在年僅六十八歲的時候猝然去世，輿論震驚。編輯希望我寫寫這個話題，礙難推辭，只是心中五味雜陳，不知從何說起。不能說沒有酸楚和悲哀。四十五年前，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入學，我和李克強同時進入了北京大學，他在法律系，我在中文系。那個時代的校園很活躍，我們也時有過從。去年夏天搬到加州，整理舊物時，我還發現大學時代日記裡有幾筆和他的交往。那個時候他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大學畢業之後，我們來往不多。記得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87年，我參加中共十三大籌備過程中的政治改革政策設計，某天到團中央座談如何改革群團組織，劉延東、劉奇葆出面接待，與他們同為團中央書記的李克強專門過來與我寒暄了一番。不過，那時我已經從北大同學那裡聽到了一些對他的不滿。起因在於：1986年冬天有一場全國性學潮，李克強專程到北大坐鎮，嚴令要控制住校園，決不能讓北大学生上街。為了所謂政治前途，看來李克強已經放棄原有的獨立思考能力了。

八九去國，隨後我與血脈鎮壓了學生和民眾的中共徹底決裂，再次見到李克強就是任教香港的時候從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看到了。那時他已經貴為河南省長，陪同江澤民視察的時候，完全沒有了當年校園裡的意氣風發，而是一副陪小心的官僚相，說不上奴顏婢膝，卻也看得出慎微逢迎。現在回頭來看，他的人生悲劇，那時已經漸入戲骨。當然，不僅僅是李克強這樣做。多少當年的青春志士，後來都走上了這樣的人生道路：為了當官，為了發財，為了權勢，為了名利，不斷地扭曲自己，直到扭曲成黨國所需要、所信任、所賞識、至少是不排斥的人材。以這樣的價值觀來看，李克強還被視為七七級一代人中為最成功的，畢竟坐上了總理寶座。曾經更有希望、也有過歷練而可能推動中國走出毛共黑暗的一代人，如果以李克強為標榜，那真正是一代人的悲哀。

公平地說，即使是身為中共高官的李克強也還應該良知未泯。輿論還記得他關於中國有六億人口每月收入僅一千元人民幣的實話，網民這當口也在重複他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的無奈之言。我記憶猶新的是，他在總理任上曾經回憶起毛時代農民出外乞討還需要黨組織開介紹信的事情，以此說明中國不能倒退到毛時代。李克強在安徽長大，並曾經在鳳陽插隊，毛時代那裡的農民每年冬天都要出外討飯，一年的收成不足以填飽一年間的肚皮。那個時代，我在家鄉魯南地區生活，冬天裡常能見到這些操著皖中或蘇北口音挨家挨戶叩門乞討的人們。這就是良知還在了。

然而，這正是李克強人生悲劇的又一體現。他應該知道，良知是與共產黨體制難以相容的。也許，他有想過，有一天當自己當上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時，他可以改變這種體制，使之與良知相容？確實，他一度非常接近登上最高權力的位置，但決賽中輸給了習近平。問題是，習近平是靠什麼贏得那個位置呢？有人說是善於裝孫子，有人說是身為紅二代，更關鍵的是江澤民曾慶紅為了阻擊胡錦濤選擇的接班人李克強而選擇了習近平。很明顯，這一過程如何展開，本身就是中共制度所決定的。為什麼江澤民曾慶紅就比胡錦濤更有力量來決定是李還是習？還不是因為他們掌控軍隊，掌控政法，也掌控黨機器。一個掌控暴力機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度，怎麼可能與良知相容？怎麼可能容許你去改變這種體制？

既然不相容，還要去適應，這就難免出現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劇。也許那裡有兩個李克強：一個李克強不斷扭曲自己以在中共體制內沿著權力等級步步攀升，一個李克強還保留了一些常識、良知和對於民眾的同情心。殊不知，後者在共產黨權力場上可以成為一個人的軟肋。當習近平和李克強在2012-13年開始了十年共事的時候，李克強黑不過習近平，壞不過習近平，因此也

就必定被習近平欺侮。重復一句：這不是習近平的本事，而是共產黨制度所決定的。所謂制度，就是遊戲規則。按這套遊戲規則玩，越黑越壞越就是能贏。

李克強的從政生涯固然是一場悲劇，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在他已經以不到官定退休年齡而提前退出領導層之後的短短七個月後，他的人生會這樣突然地落下帷幕。李克強，為悲劇再加一層！六十八歲，對當今的人們來說仍在盛年；中共高官保健條件那麼好，更是個高壽如龜。李克強的死，其中有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手腳呢？人們可以這樣質疑，但沒有人能夠知道答案。對此，我只能說：被謀害死也好，因為多年心緒壓抑、感覺窩囊而引發病情去世也好，政治人物的生活乃至生死都必定是有某些政治因素在內的。從斯大林時代怪案連連，到毛澤東當年整王明，再到周恩來不能及時開刀治癌，活得越久死得越窩囊的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多了去了，也都是“斯大林邏輯”的一種表現！

可是，在共產黨制度下，誰又不是活得越久，死得越窩囊呢！想一想“鐵錘女”，那活得豈止是越久，那死得豈止是越窩囊！或者說，前幾個月還志得意滿的秦剛，現在難道就活得越不窩囊嗎？若干年後的習近平，誰又敢說他會死得不窩囊呢？因此說，盡管李克強的人生悲劇已經嘎然落幕，但“李克強悲劇”遠未落幕。

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試談沈嘉蔚油畫組合巨作《巴別塔》

何與懷

(接上期)他更指出：應該認清的是，移民都是自行選擇才“有幸地”變成“西方中人”的。你若不願意，盡可到中國去做“東方中人”。無論當年西方人圍剿土著如何殘酷，今日澳大利亞的現代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已是既成事實。

也是混亂的、殘酷的、悲哀的。帶著年輕時代就深深附上的共產主義情結，沈嘉蔚覺得，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共產黨人，來為這個事業送葬——以辛辣的諷刺、深刻的同情，與理性的譴責，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唱一曲挽歌。在沈嘉蔚看來，他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想做、也適合做這件作品的人；現今世界上還自稱為共產黨的組織與個人，都早已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共產黨，而對他的下一代來說，“共產主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真正的”共產黨人！？看來沈嘉蔚非常執著。許多年前，沈嘉蔚曾經借用在他位上英勇戰鬥到死的美德總統之口，說了這麼一段話：“我認識許多高級領導人，但只有兩個人因其目光與我不同給我的影響最深。這兩個人是切和周恩來。他們兩個人身上都有一股內在的力量，都有堅定不移的信念，都有風趣幽默

真誠的總結：我毫不懷疑這一類數目不大的共產黨人，他們真是願意以自己的犧牲去換取理想社會的實現。但是他們越是努力，與理想社會的距離越大。這是他們的人生悲劇所在。沈嘉蔚把創作這曲挽歌之後為自己人生的最後使命。他年輕時就信仰共產主義，至今，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在某一方面一直沒有變。他在作品裡創造了一個烏托邦，把烏托邦

掛在家裡的牆上，完成了他精神、信仰的實驗和歷程。相當悲壯。當初，他就說：我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大段貢獻給了這一運動。一旦我完成了這件作品，這一大段生命便不再是純粹的浪費了。

三，再見革命？NO！

歷史向歷史畫家沈嘉蔚開了一個天大的更更酷的“玩笑”

沈嘉蔚是傑出的歷史畫家，無疑也是一個專心致志的歷史研究者。然而，非常諷刺的是，歷史向他開了一個天大的更更酷的玩笑。

沈嘉蔚2002年舉辦的“再見革命”畫展，既展出他文革時期的作品也展出他近期完成的表现文革或對暴力反思的作品，是一個徹底的主題性展覽，主題是：“ZAI-JIAN REVOLUTION”——“再見革命”

沈嘉蔚創作《巴別塔》，如前面講過，便是舉辦“再見革命”開展的邏輯發展。沈嘉蔚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結束，永遠留在日益遠去的二十世紀。這四幅巨型系列油畫就是他心目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誕生到衰亡的全景圖。

但是，歷史的詭異大大出乎全世界許多人的意料，其中，應該也包括沈嘉蔚。(未完)



本文作者和沈嘉蔚攝於“再見革命”畫展(2002年9月27日)。